息庵集 七
疏箚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四目録

疏箚 二十一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疏劄

文衡辭免疏己未

伏以頃者右議政臣閔熙之特上劄留臣使製　敎
文也盖視臣猶昔之金貴榮貴榮固嘗主文亦嘗登
台鼎然是一膚汚爲當世所賤惡者則臣雖未敢覥
然見面於相國之一言而亦豈無赧赧自恥於心者
乎其日劄　批旣卽　賜允翌朝　召牌旋復旱降
而閔熙之先請自外竄改不許製後卽奏者又是別
様圈套臣於此際事多牽掣秪以今玆討逆法應頒

諭而但與在前所請告 廟之舉條貫自殊不宜夾
雜之意備陳於藥房入 侍之時文成之後復請備
局坐待大臣之招李夏鎭等諸人添改三四句語而
仍作江都之行矣臣於今十六日與留守尹以濟伏
見頒至 教文則其文與伊日所見者主意又大相
別繼得藝苑所報則三次改定之後猶不使館閣需
次之人代撰而仍冒以臣名云此正諺所謂張三操
刀而李二償命者天下乃有如許乖謬事耶噫如使
臣優於文藻長於辭命又能善自斟量以稱於人意
物情則堂堂 朝廷亦必無此等苟簡之舉而臣之

匪才重玷詞垣虛竊太久悔吝隨集此爲愧耻其比
之於此貴榮又加一倍矣伏願 聖明俯賜睿察亟
先遞臣兩館之任仍治竊冒忝專之罪以重 國體
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日右相劄辭不過援引古事
而已且數三次改定適緣卿之出往江都故也於卿
有何深嫌之理乎卿其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再辭文衡疏

伏以自臣之還自江都因傷於癉熱又牽於積務其
不得瞻覲乎 日月之光者今已廿有餘日矣前者

賓廳之會臣當進也而適與內三廳取才相値而未果今日午講臣又當入也而連日奔走於將官朔射禁軍試藝之坐初得臏膝之痛仍成足躃之踵過夜以來又添以便旋不利寒熱交作此盖醫書中所謂壅疾最名爲難治者也病身貼席而未起館吏抱書而徑歸邇英 侍讀之地終未得備數於未列此實臣之罪ㄙㄙ且臣前上一疏請解文柄盖用古人不得其職則去之之義而臣之不得乎文衡之職者亦豈但教文一事而已以才之弱而受任太劇以務之煩而損神彌多心思荒疎筆硯無暇服制定論之 命

製既叅 聖教而臣未及爲也瑋譜序跋之撰進亦
由 聖旨而臣未及爲也臣叔父淸風府院君幽堂
之誌又 聖明之所命臣製進而作綴乍止迄未能
就藁此皆臣之罪也噫今臣負罪如此失職如此尚
可以徒縻好爵冒沒占據而不知去乎凡此三文字
者倘蒙 聖明姑許臣以旬望間休沐使之暫借閒
地少屛煩務以專意於鉛槧則猶可以趁時構進而
至於兩館華耀之秩不可不遽鐫而去之也伏願
聖明特賜詹察先將臣文衡之任即 許遞改且給
臣鍼灸之暇俾得以將理病軀兼且定著文字以了

公事以幸私分臣不勝惶悚隕越俟 命之至

加資辭免疏

伏以日者伏奉 聖旨下御營廳有江都築墩時大將以下書啓之 命本營不得不遵依 聖旨以臣名書于赴役諸將領之首而進之臣繼竊伏念往歲大興之築城也大將旣無書啓之事則今於此役獨紀微臣之勞者已有乖例之失藉令有微勞可紀一營之事上有都提調主之則今獨以在下之官書啓者亦豈無虧僨乎事體者耶憧憧在中憂悚多端方欲有所更 稟而 恩賞有秩奄已丁宣矣夫無

稽於舊例者卽係創典偏及於下官者亦涉僭 恩
此皆大段有害於 國家舉措此宜亟 命收返以
昭我 聖朝明愼之治者至於微臣福過之災亢極
之憂慄慄憂慼之忱有不可一二陳之也伏願 聖
明特垂睿察卽將臣加資之 命及昨政所付職名
一併收繳以重 國典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
惶悚隕越之至

請寢南小門開閉之役劄

伏以日昨備局諸宰之會賓廳也伏聞三大臣皆言
都城東南舊有南小門而今廢爲堪輿家之言者輒

言少陽方開而不開故　國家於螽斯麟趾之慶每
女子多而男子少今若尋其舊址以通少陽之氣則
宜有吉祥善事且言南小門乃金安老之所擅開亦
不可不開云時工曹判書吳廷緯尤主其說臣亦言
其開也旣由此人其開也又有此利則開之爲便及
至入對　上前群議遂得歸一而厥後臣與廷緯往
見所謂舊門之基者仍復請差出勾管堂上請調用
坊民之常時不應役者今則始役之日且不遠矣第
臣於日間略閱方書及地志又有不能無所訝於心
者盖少陽之方本在於正東河圖之數少陽居三而

有得五成八之妙洛書之畫少陽亦占第三位而已
自含少陽之數於圖於書俱置三數於左左即東也
天三生木而木者震之象震又東方之卦也坤求於
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得男此震之所以爲
長子之方者也太子之所居曰春宮亦曰東宮其義
盖皆取諸震而東南則巽也非震也方技之家又有
一說木生於亥而終於未則自亥至卯陽氣方生而
日向於盛皆可以屬之於少自辰至未陽氣旣盛而
將趍於衰皆可以屬之於老辰與巳則爲巽所居以
卦則爲長女以五行則爲金之始生金亦陰非陽也

以此等意義反覆考索則其所謂少陽之方者實未
有所謄上輿地勝覽卽我　成宗朝所撰集而　靖
陵庚寅命李荇等增補者也後一年辛卯安老始逐
荇而代其相又七年而敗死舊門若果見閉於安老
用事之時則此書乃安老未用事時所成此門應在
於荇所紀載之中而今考京都城郭條只書京城
太祖五年用石築之　世祖四年改修立門八東南
曰光熈云臣未知所坦光熈者果卽南小門之正名
歟抑卽水口門之本號歟今者城門已準八數而若
復開此門則京城當爲九門似有乖於　祖宗朝建

置之初制亦非古者分其閒正拔方立門之義也至於安老擅開之語尤無明白考據之實不過爲街巷不根之談而已事雖不大役雖頗輕而其爲無徵無稽則甚矣恐不可諉以初旣議定猝然興作而遂成之也臣前旣有從衆獻議之失不得不更首其罪而兼暴區區之懷伏願　聖明留神裁察焉

辭職疏

伏以方今居近戚而任尊官者唯臣一人而已凡時之所指斥名爲戚里者亦唯臣一人而已不意玆者判府事許穆之聲罪并相而追逐之也乃曰締交戚

里以爲形勢㝡所謂㝡里者盖又指臣云今之首相卽 顧命元老 先朝之所付託 聖上之所倚毗此其地位必無藉臣爲形勢之理而爲人指目乃至於此噫涇渭中濫餘波射人當流不退恐終有滅頂之禍也伏乞 聖明亟賜罷斥仍令退保田里俾無取辱於傾奪之際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慄俟 命之至

請罷體府劄 庚申四

伏以體府之旋罷旋設實出於逆豎之凶計初置之日有以兼總兩局 輦轂兵爲請者此卽得逆豎之

徽旨者也再設之時有以勿稱八道並管內外爲言
者此即兇黨之本謀也故臣於前冬力持之際始以
閫以內非將軍所制之意陳達於 前席後復輒語
賊堅之父曰魏晉之間所謂都督內外諸軍事者非
加九錫之人罕有兼之者堅父初尚遲疑不即祭任
者不但多有顧望亦患臣言之太迫也即今孽豎亂
宗並伏邦刑而其所張設布置盖皆藉手於體府則
鞫獄已完之後不可不先罷者即體府也不特此也
我無成效隣或致疑則可罷也久設虛名以媒實禍
則可罷也伏願 聖明亟先罷此體府如臣副貳之

任則將不待去而自去豈不幸甚第體府所管大典
城事今則已成一督府衙門餉械巨萬幾比於南漢
屯卒累千交錯於海西必須界之其人處得其當可
無後憂亦令 廟堂善爲區處則尤幸矣且臣於上
年偶陳盜人妻妾者之不可不付之於捕盜官之意
初爲相臣之所斥移之禁府繼爲吳挺昌之所駁論
幾受評彈矣今聞次玉之獄又歸於金吾金吾者乃
士大夫囚推之地官府雖尊治法尚緩賤人奸徒皆
無所嚴畏雖經日月囚無得情之期今若欲置之則
已如欲囚之必覈覈之必得則終不若使申汝哲李

仁夏以治盜治之也愚迷之見不敢懲羹而泯嘿敢
此仰陳不勝惶恐之至

請焜煌等姑勿移配劄

伏以臣昨伏見 備忘記有焜煌等移配喬桐之命
此實 天地好生之至仁其在瞻聆孰不感祝第臣
伏念當初二人名絓凶書因大臣諸臣之會議遠置
之海邑者蓋亦出於欲其保全之盛意而彼旣攜兄
挈弟俱獲安停在 國則恩已行在渠則身且便優
游海外未必非樂土而今當炎月猝移內地行路撼
頓反易傷損近京地向或多哤訛終不若仍留本所

而屛已耳目絶人言議之爲幸也且臣於前日 榻
前下詢疏放當否之時亦嘗有所陳達矣早晩 國
家當有暉輪之慶伊時 恩赦將無物而不霑則待
此全有復厠宂班又誰得而禁之乎臣之此言實存
遠慮伏願 聖明俯賜垂察亟寢焜煌移配之 命
且 命召還金吾郎之昨已辭 朝者以省歧路廚
傳往來紛擾之弊不勝幸甚

以勘勳不審待罪疏

伏以臣昨奉 備忘記有別單所 抄五人功勞不下
於已叅正勳之類且鞫獄之後終不可無上變者錄

功之事五人追録事問議大臣之　教繼又伏覩諸
大臣收議盖亦以當初論功定次皆出於元勳而不
録當録之功誠有不審之失爲言臣奉讀未半竊不
勝震悼駭汗之至夫勘勳之舉可謂至重且至難也
於此而有失此誠臣等之大罪也臣又何敢不盡暴
勘定始末以自列其所以致罪之由而泯泯嘿嘿以
重益其罪乎始臣等之受　命録功也大慝初去群
情未定外間多不識討亂時曲折録勳　命下之後
臺章峻發累日不止臣於此際旣不敢貪天之功又
方且畏人之譏除非自　上親拈名字而下　教者

元老一人之外皆不敢錄堅柵之初圖凶逆也申範
華曾與元老相識因元老得其萌芽即奔告于臣而
如急易訓將之計實範華之所以語臣者堅賊與旣竄
之後範華又輒誘制元老等使之上變元老涕泣兩
日而始與姜萬鐵偕到臣所在精抄廳言變事而範
華實拉致二豎而去當其未詣政院也臣爲慮 大
內驚動先使金錫翼即以範華方率二豎而來事當
不誣之意奏知 東朝旣上變後翌日臣又從 扈
衛陣中入闕請 對而備陳範華粗曉術數舊與元
老相識得以鉤探其情狀又陳萬鐵有欲害臣外族

之言此俱 聖明所已下悉者也此其功固當錄也
而以臣方主勘而範華爲臣之從弟之故嫌不敢錄
金益勳剛果有計慮久已揣知兇人之將欲作亂故
常常厚待元老以施籠絡之計多得其語言端緒此
則與中範華同功當元老之欲自上變猶豫未決又
力勸元老使見範華此又益勳之功也此其功固當
錄也而以臣等方主勘而益勳爲光城之叔父之故
嫌不敢錄趙泰相則自初主譏詗通計盡又以職居
僕臣之列出入 禁闥之故仍與李立身等相識得
以機事 上聞如非泰相則雖忠翊將南斗北二十

入日上急書之功亦何自而入乎此其功又當録也
而㤗相顧每言於臣等曰光城兵判旣是戚里俺又
是嘗受戒於濯龍門者三戚共事貪功之謗切須避
也臣聞此言又不能不[illegible]而心且嘉其遜讓而不敢
録由此言之三人之當録而不録者此皆臣等之罪
也至於李光漢前後之功曾已註録於別單及　啓
辭中今不更爲覼縷而元勳之外初定功者四人四
人之中二人爲臣褊裨故不敢又録光漢而亦非光
漢之無功足録也以歷代古事言之當漢霍禹之亂
初發覺在於男子張章張章以告董忠董忠以告楊

惲楊惲以告金安上金安上言於史高而惲等二人皆封矣以我 朝近事言之當柳孝立之亂許禕許上書發之而同錄者禕其弟也選禕之子也黃性元禕之姻親也緝性元之子也金得聲性元之孽婿也一家五六人同日封功者以此而率之雖使範華等參錄所錄者功非錄其親也而臣等徒知親戚之為嫌而不知蔽功不賞之為臣罪矣卒之事端轉變有功者又復為罪而舉朝洶洶將欲為叛賊泄憤報讐幾使徒覘宸濠之冀元亨為幽陛之冤鬼則王守仁之所謂痛心刻骨日夜冤憤義當與之同死云者即

臣今日之心也今茲追錄之 命臣等商知 聖意出於念功酬勞綜核名實之至意若其明察之已過事例之苟簡果有如大臣之所陳而臣等當初勘功不審之罪至此而愈無所逃矣伏乞 聖明俯察危懇亟 命有司治臣誤事之罪以重賞功之典以存國體以幸微臣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

第二疏

伏以臣每閱明朝王守仁遺文得其門人冀元亨冤死事心竊傷之常以爲討宸濠之亂者守仁也以宸濠之亡殺守仁所使之門人此誠天下之至冤也不

辜今者臣之從弟申範垂卒爲元老之所構陷其前
後事情實與元亨千古一轍噫天下之事異世相類
乃至於此耶故臣於昨日自列之疏不得不更及範
垂抱枉之狀而方其草疏也適又抽出寸仁之文而
考之其文有曰宸濠旣敗病伏太職起兵攻劉雖反
噬之心無所不至而無因得遂其奸乃以元亨係本
職素所愛護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宸濠之素所
同謀如李士實劉養心之類曾不一及而獨稱本生
與之造始此其反讐妄指善有待辨說行道之人
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

生一至於此論心原迹當蒙賞録而今乃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以痛心刻骨日夜寃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忠邪倒置徒以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無以贖其痛恨也此守仁移咨六部之文也臣讀之尤覺字字刺心有觸於心者遂取此文中數句語入之臣疏之末其所謂爲叛賊泄憤報讐者即與唐史所稱爲世充建德報仇

同一口氣雖守仁之意亦豈真謂當時任事之人必
欲爲泄宸濠之憤報宸濠之讐而爲此也耶秪以元
亨爲宸濠之所讐憤而元亨之一死適足以快宸濠
之心故其言感發哀憤乃至於此臣於臨紙口呼忽
忽寫過之際初不自知其爲大段過差而用之而至
若舉朝洶洶四字誠有不及點檢者今見諸臺之避
嫌臣之疏皆以此兩語爲口實此則臣果有輕用文
字之失而並覺王守仁所謂或不見諒而反致激成
之爲明智之論也申究之斥之以揚功救罪朴泰遜
之責之以初不勘定而後爲憤憤之語與他規切之

言亦未嘗不是臣與兩人相遇將不過一言相笑謝口過而止矣第臣於沈濡之事終有所不可曉者昨伏見濡之避辭乃曰範華詗察之功始發於緊出賊招之後臣於前日疏中只陳上變翌日入 對之語者蓋以其時入 侍日錄尚在政院承旨史官尚有仍在職次者而濡亦必有所見聞故也今若更爲溯言前事則範華之始初來傳由祈及逆柟之欲害李師命李尚立之欲拷問南一北等兇謀節次旣已具載於廿八日斗北急書之中此又未易將未上變之前也 聖明之所洞悉者已如此臣雖無狀不足以

取信於濡而其所陳暴於　君父之前言及於親知之間者又如此今濡之偏信元老之誣者猶尚如此此實臣之所未曉者也濡之避辭又曰以範華一家之人專出於爲範華之地範華固臣之甥姪弟而舅姑之子相爲避囮　國典所載也除讎起舉俱有嫌礙況此訟言功罪之舉豈一家之〻所輒爲者哉然而當初賊情之作得於萌蘗之門者出範華之口入臣之耳其後臣雖即傳之於光城至於　家妻子則皆不得聞而兇圖轉熾機事頻洩不但　宗祏之危日迫臣與範華實有先死之憂矣幸賴皇天斯祐逆

亂就誅旌功酬伐　恩奬渙然臣則以此事得上賞
而範華以此事就死地人事到此不徒榮辱之相懸
而已此臣前日之所以泥首席藁匍匐於　闕門之
前乞與範華同罪今又披露始終委折以冀國人之
或見矜諒於此者也今者濡則以臣欲救一家之人
爲臣之大罪而範華之母亦沈姓也與濡八十祖父
爲四寸娚妹此可謂至親生子生孫戚屬雖曰漸疎
目見兩老人之子若孫明知其無辜猶欲傷害而後
已此亦豈吉祥善事也今濡之所以責臣者其無乃
欲臣效濡之所爲也耶祖先有靈天日亦臨臣雖甚

謬戾夾不忍爲此也臣旣於忙迫之際誤[illegible]文字雖微入督責臣且不能自安於心況此諸臣之所以斥臣者又至於此此誠臣之罪也伏乞 聖明亟下威斷治臣營護之罪責臣謬戾之失盡削所帶官秩仍命屛黜遠外以謝人言以嚴 國體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

別紙 承 命書送鞫廳庚申八月

臣精神耗憒今不能記其日月矣頃年李汝發以御營大將因風癱不能摠理軍務已久勢在必遞伊時許積之意欲屬於李盖亨光城徙見積言其不合遂

更有以文臣擬差之議積意又在於李元禎而或有言吳挺緯徃說權悶亦有欲占之計者事端轉益危惴臣不得已與臣從弟錫翼相議錫翼乃以臣兄錫胄欲有所獨陳於 上前者願得一淸燕之意禀達於 慈聖因此自 上召見臣於養和堂西便殿臣備陳此時兵權不可他授之意仍薦金益勳可代汝發其日臣自宣仁門出向梨峴至東營前路遇吳始壽則始壽曰何以從此出來乎臣權辭以應之其日卯尹鑴家設酌日也諸宰絡續徃赴臣所遇者三四人皆不無疑怍之色過數三日而私謁之說已流播

於搢紳之間許積素機警言於人曰此必圖御營大將也臣私竊計之必須另薦積所親切之人以中其欲可以釋其疑又必須得與楨枏不親之人以授其柄可以緩其禍李宇鼎之妻卽許積所取養丁氏女之兄有姻親之分積所欲援擢而用之者也且宇鼎曾於紅袖之變力主楨梗按律之論爲吳挺昌所憤罵常自分楨枏得志則渠必死不免故於彼輩宰秩之中唯宇鼎不爲楨枏之黨臣遂往見許積積故挽臣至昏宿問曰自　上有私覿之事然否臣卽應之曰然積曰　慈聖自經大病之後氣候何如臣答曰

頃者召臣盖亦爲覲問　慈聖悲候前日餘症尚爾
沉重矣仍曰小生旣與大監同爲　國事不可有所
隱諱故敢以此言告之然外人必多致疑請爲小生
秘之積卽曰吾必無泄也仍過數轉語之後臣先發
汝發當遞之狀仍謂積大監何不薦李君宇鼎而代
之耶積殊不意驚問曰何爲也臣曰方今西人雖敗
至於將任猶有難捨之意光城之沮敗益章大監豈
不知之乎南人又欲於已黨中爲之而今若歸之於
吳君端輩則豈不益致人疑慮乎宇鼎明敏識去就
且曾爲楨標妝律之論吾儕之人必不至大疑且公

門下得一大將亦豈非好事乎積曰此計甚善吾所
未思當與僚相相議爲之臣還家更思彼方疑我吾
雖姑借宇鼎以塞其疑竇亦不可不更用一計以固
之翌日遂招臣内弟申範華謂之曰汝家旣與宇鼎
隔隣且是汝亡兄之友常常顧問汝輩吾素知之前
口楨柙援律之 啓始議於宗華兄終決於金德遠
之事吾亦知之吾方獨立衆楚之中四無相識而只
知一宇鼎㑹 上一劉挽止湖伯之行請與同事宇
鼎則別無與我加親之事而彼輩方生大疑詆排不
已云吾亦欲乘此時樹恩矣汝與鄭元老相親而元

老方爲柘門謀士汝須見元老力言宇鼎可任之狀且以吾意如此言之則相公每大喜自以爲善探事情必將聽信而用之須以此意亦言于宗華見爲可云則其後臣未知範華果見元老於何處而一日來言已爲言及云云矣其後宇鼎果擬大將之望而一日睦林一家方設宴席許積爲首坐臣亦往焉向夕少報以金益勳特除大將滿坐無不駭惶積則面如死灰殆不能自定久後始頻頻顧臣故臣亦不能安坐仍爲辭出此等事光城亦嘗知其槩略矣此事近於權數雖朋儕間亦所羞道者而告引益蔓罪名轉

惡至於此等非範輩所自爲者而亦無伸暴之路臣若終却坐傍視不自引首則不但 聖世將必有玉石俱焚之禍古人所謂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者不幸近之臣何顔面可以立於世乎茲承書陳所欲言之 命略陳其事曲折以待勘處臣罪萬死

臣罪萬死

兇人鄭元老始以上變功策勳過數月有武人李元成者告元老實與挺昌通謀後乃諱之其妹兄趙彬目見其書尺還往狀遂再設鞫問元老又不明言逆黨但曰初不盡告者本爲申範

華所嗾云其言譎詭萬變聽者錯愕槩元老怒
範華之始賫渠上變而範華言輕又不能不泄
其涕泣不發之狀既懼且怨含毒次骨矣在獄
中佯爲絶粒不食者六七日判義禁閔維重慮
其徑斃入　上前陳元老廢食狀仍曰七日不
食則死明日卽元老不食之七日元老果死則
獄事將解散無可憑問者　上曰元老初上變
回當不死徑死則可慮須卽解其枷杻採詰事
情以聞維重退坐鞫廳召元老去三木引坐簷
下細問搆堅造逆時果誰倡謀爲謀果自何時

元老即開脹引粥飲遽吞數器輒大言曰留謀
者申範華其謀則欲推李宇鼎為御營大將以
代金益勳為造始而其為此言也金宇成同坐
聞之云問崔慥說叅其謀予曰否李元吉叅其
謀乎亦曰否凡兇人之所自親熟者諱之益牢
戊午春御營大將李汝發以病遞武將適無可
代是任者許積以李元禎李宇鼎為首副望以
入而其用李宇鼎為副擬者其計本出於我
上不用兩人而直以中批除金益勳為大將則兇人
之稱以欲推宇鼎以代益勳云者為誣甚其陷

範華必欲擠之死地者如此而當鞫諸人皆新入不曉曩日事余亲藁 闕門以明範華見屈狀 上特命書其事曲折進于鞫廳余立書數紙以進事過後亦不錄其藁而置之矣因以勘勳不審事待罪陳疏偶用王陽明伯理冀元亨文中爲叛賊泄憤報讐之語大爲沈濡安後泰輩所詆辱遂更引過遜謝以罷矣昨於篋笥中得其書進鞫廳脩草而閱之則其文又用爲叛賊泄憤報讐之語以結其末此時則臺 啓未發鞫廳諸人皆無發怒之舉亦可見老成者年

大量亦大也此文本不足留亦不無後考之資
仍書此下端而識之

辭職疏 庚[illegible]十月

伏以臣自頃日衄血之後神精眩瞀肢體縮束有若大觸風寒表感未除者處濕襲煖只費調理問醫啜藥亦無變動此蓋元氣怯弱不能勝病之致醫家所謂不足之症也臣之此病經三年而復發臣年此前而加衰臣病到今而益苦此病未治將無以供此劇務此務未解亦無以保此孱病區區悶迫之忱臣不以謂之於閤下之 仁天而將誰訴耶且臣於往者

久叨本兵苟然因仍宜釋而未釋實不無內疚之在於心者今則 朝著已靖中外謐如奔走任職將無人而不可臣於此時又何可復掌七年之戎政以重招萬武之咎愆乎伏願 聖慈俯察微懇亟將臣兼帶本兵之長先 許解免以遂微志以安微分臣不勝感激隕越千萬祈懇之至

第二疏

伏以臣之宜遞亦云久矣苟然因仍推擠不去者已六年矣祈請號呼有求去之言者已累十遭矣到今虛脆益甚病勢益痼斷無供劇之望徒增曠職之罪

不得不更尋前章以申舊請而 聖批邈然彌祈一
兪有若無所惻然垂憐於萬分危切之言者臣於此
益復徊徨抑欝不知所出當曩日危疑之際機事可
怕聽睨多端臣竊自思之不遞禍難遞亦禍故累請
不 許則輒復出而供職者此固分義然也今則群
兇伏法危疑粗定舊時諸臣之擯斥在外者又皆聚
會於 朝廷或年力富强或才智諳鍊無非足爲盛
世之所需則此誠微臣爲 國家推才讓能之日而
況臣於數載鞅掌之餘神精消亡氣力憊敗實如前
疏所具陳去職就閒以圖將息亦臣私計之出於萬

不獲已者也噫擔者欲解千勻熱夫思就清凉微臣
情蹙亦何異此私心所迫復此塵瀆益不勝惶恐之
至伏願 聖明俯察微臣至懇亟將臣所帶本兵之
長先 許遞免以安微分以遂至願臣無任激切祈
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於日昨猥陳病狀旣暴至懇以重瀆 盖高
之聽竊自以為無得 聖明矜憐而快賜 恩遞也
而伏奉 聖批乃復以勿為固辭為 教是必 聖
明徒以臣之連章擾擾為私計也占身便也非王臣

盡瘁之義也而抑或惓惓於累載之驅使而不忍一朝遽遞也臣嘗伏見皇朝名臣馮琦辭職之疏有曰人臣無病而欲偷安者欺也有病而隱忍不言以至曠官誤事者亦欺也又曰臣欲強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久曠因久病而曠官因曠官而增病臣非敢自惜也因臣之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床褥困頓之中亦安能一息安也此其言危迫切至實若盡出臣今日情事者而其所怵然憂畏於曠官誤事而非敢出於身私之圖者 聖明亦必一究而下燭之矣且

臣自甲寅 嗣服之初忝在喉司累承 顧問仍蒙
剪拂年除月陞以至今位而陶甄㧞擢 天地之造
也眷顧憐恤 父母之恩也其在臣上報之義頂踵
之糜固所自甘湯火之蹈亦在不辭倘非眞有萬不
可醫之危疾萬不獲已之至懇則其何敢仰拂 恩
旨決然辭遞以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洪造也哉臣
祖父臣埴嘗於 孝廟初年求遞相職其䟽末有曰
臣受 恩深重無路仰答今雖遞職不敢長徃居於
輦轂之下徃來松楸之間有 顧問則對之有朝請
則詣之有危難則赴之有不幸則死之一息尚存之

前何敢頃刻而忘吾 君乎今臣家世世受 國恩至於如此今雖得蒙 恩遞而固不敢有長往自便之意倘於擔負稍弛勞瘁稍舒之餘疾病得以稍除則雖復更備驅使爍濕夷艱亦所不敢辭也伏願聖明俯察前後辭疏中危切之懇亟先遞臣兼帶本兵之任以保微喘以遂至願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噫卿受國重任盡瘁圖報今已七年于兹而頃當群兇謀亂逆節已萌之日竭心殫力先事密察致令兇賊並伏邦刑國家危而復安固非為國効力之功也今因屢辭遽爾解免心有所缺

然而第念危疑粗定積勞職務之餘亦慮有精力之
損傷故本兵之任令姑勉副以安卿心焉

吏曹判書辭免疏 一

伏以臣於日昨伏奉 恩命許遞臣本兵之任是誠
聖明察臣之痼疾解臣之重負愛臣而欲其生也臣
於此感激惶隕不自知涕淚之交下也角巾東路以
娛丘壑卽遺平世無疾恙者之所爲而非臣所敢望
也則惟有專精省慮以近醫藥以冀霧露之良已以
誦祝 聖明生成之德意而已不料數日之內忽復
有新除之 命而其職責之鉅位望之重又非前日

司馬之比者臣是何人乃敢纔退復進纔西復東周章二銓之間而終然盤礴於天官上宰之列哉論臣處地特一勳戚語臣才識又甚儱侗旣無可以厭服人望又無足以辨別官材而其勢竊不宜居之寵利又至於此臣竊恐重爲清時之羞辱而區區狗馬之疾日益困劣顚頓之狀又不足言也且臣又有一大危竦之事伏見大司成南二星疏辭則乃以裁奪貢物主人口吻中粒食唱之以子孫長久之利天心之不豫乖氣之致異未必不由於此等擧措爲言又以爲堂堂　大朝爲此乘乞兒奬活刻减取利於升斗

之間此則今日廷臣之罪也噫今日此罪盖莫非臣
罪久處財部之地徒行剋減之政其召災也以此其
取怨也以此此則臣惟自引罪而已不急之辨臣不欲
爲也伏願　聖明俯賜憐察亟先去臣千萬不可堪
之銓職仍治臣耗　國病民之罪以存　國體以答
天譴以謝人言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隕
越之至

病深辭職疏十一月

伏以臣於廿二日政夜深後始出　闕門及歸所寓
漏已二鼓矣終夕觸冷喘欬大作今過四日有加無

減百綳如膠喉窄如纏聲音全啞傍側之人但見臣
唇舌開動而不解其所云云此盖不特一時微感而
已火隨氣上痰又滯火而動三孼交構諸藥罔效奄
伏床席無計起身日昨開政 召牌再降而俱不得
承 命違慢之罪臣實難免而今當 殿下除服之
日亦未趍陪於諸大夫之後以伸 起居之儀此又
臣之罪也且臣竊伏見近間數事展轉磯激 上下
相阻景色不佳其中又有緣臣始初錯謬而終乃致
勤於 聖慮者感懼憂歎夙夜耿結而呻痛之中思
短氣困終不能陳章引罪以謝 國言臣罪至此而

又加一倍矣伏願 聖明特賜矜察將臣所帶吏銓備局之任亟先解免俾無軍國曠事之患且得令調理醫藥以圖生全千萬幸甚

辭職疏 十二月

伏以人有功當封實有愈於初得封者而始失而不錄旣錄且旣彈矣又惜其未得錄者而終爲之加錄致令大臣進劄三司論執譏議喧然至今未定者苟求其故固皆臣之罪也未稍臺 啓乇以推考爲請蓋是最所未滅而 聖批亦復嶄固若有所全然庇覆於臣身者臣於此一倍惶懼踧踖尤不知所以自

措也且臣於前月念後重感風寒咳喘不絕轉成喉啞痰壅火逆脹因積動衆症膠固百方不解伏蒙聖慈特遣御醫賚藥來守前後十餘日而所得瘳者只什之六七至今猶在床第委頓之中言動寢食俱未獲常淹延調理之際此月又過一旬矣歲終考績即銓事之最重者而以臣疾恙蔦無及期陳力之望此又臣之罪也伏願 聖明亟賜憐察將臣兼帶東銓之任先行遞敀其餘兼管衙門應行殿最之所並乞次第解免俾無官事曠廢之患且令殘喘得以專意醫藥以尋生路不勝幸甚

辭職疏

伏以沉綿一疾今已浹月矣晝痛痞啞語言猶閉夜病喘咳吐咯尤艱熱惱之極轉成幽鬱忌欲一出庭除以接風氣以自疏滌其煩鬱而又不能不怯於再傷戒於少愈閉戶堇屏若坐甑鑪以此遷延委頓恐未得出理曹事於舊歲之前京察旣退大政又遲曠闕之損有不可盡言者且臣伏聞因頃月 大王大妃殿未寧〻〻一二日進參於議藥之房至有 賜馬之命云無功受 賜亦恐大有妨於 明王愼賞之道此臣之一倍惶悚踧踖不敢承當者也伏願 聖

明俯賜憐察將臣所帶政曹之任亟先遞改以重銓
事且乞還收賜馬之 命以嚴賞典公私萬幸臣無
任惶悚祈懇之至

辭職疏 辛酉正月

伏以臣於勞傷積久之餘偶然感觸風寒痛若不至
甚苦而呻吟不止日亦不知所加而自然難起荏苒
沉綿今已一朔有餘矣公務旣曠私心且愍思欲於
舊歲之前黽勉造朝再昨之朝早起自試於庭除仍
復理髮䫌面之際猝然寒氣迫人手指逆冷急索茶
飮僅得鎭定今則雖不至於初日之苦劇譬如上瀨

之舟辛苦挽曳力且竭矣而篙師又從而失手其船
之瞥然放退又已在於數百步之外不知前頭更費
將理幾日乃復得與日昨少愈之時相比也此病之
初已蒙 聖恩再許調理調理之日旣不少今乃輾
轉添加快瘳無日雖以 聖朝之寬假優容亦何可
長許病臣仍管重務使逐日開政進退人物之地爲
養疾之坊也臣又有一事方兼觀象監提調而於審
擇 山陵之日乃以兼帶兵任不隨摠護之行而獨
遞僚任提調在臣廉隅固已萬分不敢安矣今伏聞
本監又有賓廳會議時進參之事而領事提調適有

病故摠護使臣於 啓禀只令禮曹進叅云臣之抱
病曠職之罪至此而又一倍矣伏願 聖明俯賜憐
察亟將臣所帶吏曹觀象監等任遽 許解免以重
國體以安私分且令瀕死危喘庶有將息全安之望
臣不勝兢惶懇祝俟 命之至

辭職且請尹敬教仍寘內職疏

伏以今日有開政之 命而本曹叅判叅議俱適有
故一方繫獄一又尋單臣初欲强疾趍詣政廳矣曉
動當寒咳喘轉苦兼之頭暈脚戰不能自力以閱月
沉頓之餘自數日來幸有向蘇之望而今若加愼於

少愈之際則其得免於床第者在此致念於新差之時則其復阽於危死者亦在此思量萬端輒又逗縮廢職曠事乃至於此伏願　聖明憐臣病勢之猶苦亟許罷退且臣偶有所懷有不敢自隱者請得以陳之夫分職設任外固有重於內者唐之河西節度有禁中頗牧之稱宋之陝西經略有大小龍圖之號學士除邊自古而然近我西北守令亦多從此出矣今東萊府使尹敬教昨以大臣議薦又授此任誠可謂得其人矣然臣但念此人剛忠有識此時諫諍顧問之地本不合舍此人遠出且內外輕重亦有隨

時而不同者目今三司乏人之憂有甚於邊倅之難得當政擬差艱窘尤甚若復少此一人臣竊恐終爲輕重失適之歸也況敬敎方且受 命 山陵掌復土之役事未半而徑出豈不缺然於臣子自盡之誠也耶亦願 聖明更加睿察特還敬敎東萊之 命益擇於前日剡薦之中以授之亦必有以了其事者矣臣不勝惶恐

辭職疏 二月

伏以大政已過銓任宜遞而三度加由之 命特出常格之外昨者陳情一疏並及瘙病難支之狀冀有

以 垂察矜憐而許遂區區之懇矣 恩諭鄭重復
命調理察任臣於此尤切惶感不知所喩今臣狗馬
之疾若不至沉頓難支之境則當此 國家多事之
日豈敢爲一身占便圖安之計哉痰火之病積年爲
苦而前冬最寒受傷尤重前後在床席間者今已七
十餘日嘶啞未開咯吐不止晝畏風寒夜患煩鬱目
役一日終無尺寸差歇之效只此病狀斷無陳力蒞
事之望餘外 二官謗之自外至者固不暇爲言頃
日禮參還擬之政卽臣之所通議也門備之事將獨
令參政同僚當之亦不勝愧汗之至伏願 聖明亟

路之災也禾黍之野盡爲蒿萊莫聚之民與[illegible]
饑荒之慘古亦未有然而猶且不能不椎其膚髓[illegible]
其口吻亟徵於萬無可出之地而若復旋費於非必
難已之役甚或至於一事不得減二事不得減依然
爲前豐豫之舉措而已則此正所謂聚者涓滴泄者
尾閭不但有入不需出之慮將必有大亂大敗不可
爲救者也臣竊伏聞尚方歲例北貿之物種數頗夥
今年則度支所送價銀已有折減之 命而然以貂
皮一種應貿之數言之猶不下半百而一貂之價乃
至於十餘金噫災歲之一貂卽豐歲之百貂也災歲

之一金卽豊歲之百金也此安得不謂之多耶上臣
又伏聞淑安公主之第方爲修繕之役而猶未克畢
近百工匠糧布之外許多需取於版部者猶且絡絡
不絶而其中唐硃二斤乃是眞彩之用版部雖欲減
給幹事者猶日催督云曩在 集祥殿宇丹雘之日
儒臣尚亦有以啓侈爲言者至於論及版部之長令
者主第雖貴私第也乃必欲復取此物於此部此可
謂不約之甚也昔魯昭公曰吾何僭乎子識之以
爲惟其久於僭故不自知其爲僭也夫董主家之役
者之不能體 國家遇大災沴上下遑遑之意則固

巳下燭者而範華之初與元老相識元老之後與範
華漏言堅枏逆狀之由臣又嘗略陳於上年四月請
對之夕想我　聖明亦必有以記存其委折矣盖元
老初叅於堅賊殺妻之謀又預於毆辱妻兄之日其
時閭閻訛傳金錫翼等將欲呈狀法曹痛治毆傷
本房副室之罪而兵判尤欲殺元老以泄其憤元老
聞此大恐仍生自免之計務爲獻忠之態首以急易
訓將之說使聞之於臣而範華因此得聞堅枏造逆
之端機芽一發脉絡漸露厥後所傳者如體府復設
爲奪兩局之權也草舍聚議爲藏堅枏之蹤也選募

無賴將以擊碎二三戚里之首也一語二語由淺入深此無叩問而彼自招供若此者實天誘之使之然也此豈範華之所敢自以爲功也哉雖然若使範華初無先得讖訶之言後無驅賫元老之事則雖使臣等數三人日夜焦憂係念　邦國而此不過入而仰屋出而垂涕而已雖亦復有李立身之類終年奔走而此不過擿埴道塗之間摸索屛墻之外而已其亦何以使孽豎罪宗望風吐欵無敢抵賴而駢就西市之誅乎由此言之範華爲　國効忠之功終亦不可以盡沒之也至於元老再鞫之日輒援範華爲同罪

之計者盖冀範華之有以相救而範華雖不能自救
亦冀救範華者之幷以救已其爲計至兇且巧矣李
宇昺之圖擬御營事本出於臣而元老乃以爲謀逆
之首計其揑做虛妄至此而愈益明矣而今之不識
此獄之端緒者抓指爲 國効忠之人曰此亦一逆
是何其不擇於言而信元老太篤也耶臣於定功之
際已慮外間有大段怏怒範華者故取考 列聖朝
勳録則平難之功有李綏趙球南巘三人者俱録於
二等居黃海監司韓準之下監鞫大臣金貴榮之上
此皆告汝立叛者也寧 社之功十一人除益寧府

院君洪瑞鳳之外其餘十人皆告者也許禱以上疏
告變而爲元勳黃性元許禝以各遣其子賫禱疏上
京而爲二等第二第三黃縉許選則性元禝之子之
上京者也而爲二等第四第五寧 國之功黃瀗李
元老又録於二等非三等則宏疏中所謂 先朝已
定之制云者臣未知其果見於何典而無亦近於魏
其之所獨藏而非尚書所有者耶噫臣自有此事以
來臺章陳疏日與相爭臣非不知事體之爲可念而
臣若終無一言於此時則悠悠他日事移時變知者
既尠慾者愈多彼範華一身之懷忠見罪惡名之未

湔者固可寃也如臣者雖至愚甚污無敢比數於當
世之賢能君子然嘗聞父祖之遺戒矣罔 上行詐
亦臣之所不爲也而今因一鈍華之錄功又將不免
爲循私護逆竊功冒賞之人持此入地目且不瞑此
豈非天下之至寃耶茲敢披瀝肝血訟言至此伏願
聖明幸賜矜察而有以處之也且臣伏見宏疏之末
又有指斥銓曹出補李玄錫馬官之非若玄錫等曩
日之事殊甚無據而朝登玉堂夕黜郵丞其在銓法
固無更重於此者此而若輕則從而重之又何不可
而宏乃先怒政地有此呵叱此亦近於過費心力矣

臣之種種情勢悶蹙如此所患痰火之症自前冬至
今首尾七十日寒熱相並吐咯不絶似此危苦之狀
又無蒞職當事之望伏乞　聖明更加矜納將臣所
帶銓曹備局太僕録勳諸司要務悉行遞免以得優
游於閑地庶有以少答人怒獲全病軀公法以伸私
分以幸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申範華有功實狀當初登對之
時縷縷陳暴不但予所洞知入侍諸臣亦皆參聽今
不必多誥雖以告者言之二等參録又多旨側而人
心不古世道偷薄年少之輩專不詳伊時委折輒以

紛紜提起於已定之後爲能事豈不無據之甚者乎今觀卿疏尤極明快噫國家之危亡間不容髮而宗社再安之功實賴卿等効力之功而已纔未及一期而如是凌鑠子實痛歎也如宏顚妄之言何足掛齒哉卿其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請暇掃墳疏 三 八

伏以臣於上年濫授勳籍仍推 恩例贈及先臣而秋間鞫獄久未完畢不敢請焚黃之行及蒙 恩暇至有馳驛之 命而遽遭 坤御賓天之痛含哀敦匠之日又不敢爲私省丘墓之討矣即今卒哭已過

閭閻祀祭復行如常雖有北使聲息竊計入界之日當在六七日之外臣欲於一二日後由船路上去夕可抵不必復勞圻驛歸時路由先祖父墓下連年傷旱墓草盡枯臣又欲趁此時改莎多不過四五日可以還來政曹擬除自有貳僚御營印信亦有本兵兼提調代掌之例伏乞 聖明察臣至懇更理前命給臣由暇俾得展省且宣 制旨而來則丘壠鄉井之間 恩感極矣榮耀大矣臣無任兢悼祈懇之至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五目録

疏劄 二十六

辭職劄　　乞暇省掃劄

廟禮獻議劄　　辭職劄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五

疏劄

因玉堂劄辭職劄 辛酉十月

伏以臣於今日冒呈辭單實非病稱病而但爲玉堂劄論而發也曉頭在御營廳上重感外邪頭部眩暈痰氣痞塞及晩而隱痛漸加吐咯彌留察其症狀明是痰癖之致重者關人生死輕者亦非旬望間可治臣雖甚粗庸裏詬無耻介之志亦何敢負疾諱痛爲因仍占據之計於握銓提衡長百僚之地乎盖臣目經前冬之大病枵落頓甚尋常對人言語之際酬

酢未了而睡睫已瞌頃日　大庭展拜之時興俯方
始而悴脚先掉低垂萎薾有如六七十歲人貌樣此
無非災生福過年未老而衰至之效也舊病既深新
恙尤劇罷事逝矣人責多矣傍手之指又可掬矣而
今玆　牌召之命猝下於情病兩苦之中委廢床褥
之物其不能不驚而造朝者實勢之所使然其爲惶
懼踧踖又有倍於他日者伏願　聖明亟察微臣病
勢情勢之危苦非可强而起抗顔而趍走即先遞臣
政曹之任以重銓地臣亦庶幾得以親近醫藥自保
身命游泳　聖澤以沒世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悶俟

命之至

再劄

伏以臣於再昨敢上一劄略陳病狀之危苦兼暴情勢之悶蹙以冀我 聖明有以俯燭而 許攺臣權要之職以安臣且謝人也不料 聖明猶且眷戀舊物未忍便棄 諭臣以無嫌責臣以行公臣於此益切惶悚踧踖不知置身之所也噫虛脆善疾是臣之禀於天者然也而痰火一病爲平生之痼癖屬籍后族卽臣之系於先者然也而戚里二字爲一世之指目六七年來尤爲黨人之所猜怒而入人壹奏之

閒居人頰舌之中有不可悉數而言矣殆亦臣運命之所使然也至於今日之事又與曩時不同士類盈朝公議日張而玉堂之臣相率而獻言論臣之不愜於上望而又兼叙其前日之微勞言臣之不合於銓職而亦復證之以先名大夫之故事其立意忠厚遣辭委曲其所以惡臣以德不以姑息者盖可見矣時移事變所遭既異臣於此際若復苟且遲回不早決退以爲收拾病軀保完名節之圖則旭鳳有誚猶獺皆笑豈不大爲 淸朝搢紳之所羞辱耶況今本曹諸僚無一行公左堂將遞右堂不來開政之 命已

下而不得行者三日矣圻民丐餓列邑求賙而賑局
之事其後時矣假官關直小胥失邀勳郎之罷又甚
寃矣此等詿誤無非臣罪臣罪至此尤大矣伏願
聖明察臣舊病之難瘳憐臣苦情之彌加亟將臣兼
帶吏曹及賑恤堂上之任先行遞免俾令銓事毋曠
賑政克舉仍令依古人提舉祠觀之例得以勳爵優
游郊墅以安義分無任惶恐俟 命之至

三箚

伏以臣釁咎未除疾病相續日者三奉 嚴召而俱
未克趍承 命旨遄慢偃蹇之誅有萬難貰踧踖危

稟誠不知所喩昨於大禮大喪鹵簿之日臣旣帶御
營之任領兵上陳有不敢委之他將者力疾跨馬旣
夕乃退歸家而髀骨之痛大作如刺如擣汗透綿衣
至於屢易臣於達宵叫疼之中猶能念今朝百僚之
賀實與他時有異爲臣子者所共欲頂禮手祝以伸
區區之悃誠者亦欲强奮跛躄以從諸大夫之後而
病旣未能以遽瘳禮亦未免於終闕瞻望　北極抱
恨終々臣罪至此而尤萬萬矣於臣所帶諸任之中
如天官之長旣非致人指議而苟然忝竊者如賑恤
則前頭之憂責方殷如惠廳則諸道之變通多端又

非疾病憂死之人所宜慢不事事因循冒處而以益其病與罪者伏願 聖明俯賜鑒察亟先解臣務仍并治臣前後違 命復闕賀儀之罪以厲臣隣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大政後三度加由辭職劄

伏以小臣無似幸遭 聖明殊恩過寵涯分已溢矧此銓部之長秩是上卿任惟太宰夫豈如臣惷愚下劣所敢一日而承當者哉唯是時當艱虞義不敢圖安事有牽迫身不得逃遁黽勉趍 命之後輒復因仍冒竊求遞而未遞今者大政已過辭單三上而加

由之 命又下於常格之外臣於此惶愧踧踖尤不
知置身之所也夫考察之政乃政官之瓜限也瓜熟
則代政過則遞卽古之例也此臣之當遞一也古語
云明王太賢而左戚今臣卽戚里中人也以此名居
此職其爲 聖朝之譏久矣其爲賢路之妨大矣此
臣之當遞二也臣昔在兵部常以不得一弁軨堪爲
將領者爲臣之罪矣及今掌銓爲日亦久而又未能
進一賢士拔一俊才以副 聖明側席之求則此其
罪當罷又不特前二事而已加以沉痾在體遇夏尤
劇傷濕而熱愈甚飮冷而痰愈盛咽痛委頓蘇快無

期似此沉綿危苦之狀更無奮身陳力之望玆不得
不冒死申籲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亟垂憐察
將臣兼帶銓曹及備局賑恤提調之任盡　許遞改
俾臣得以稍釋重務小安私分而數處官事亦不至
於曠闕則此實　天地父母之賜也臣不勝煎迫祈
懇俟　命之至

實録堂上辭免劄

伏以今臣之筋力精神非復前日之筋力精神也決
知其不敢復承前日汗靑之責而或有謂臣者曰
朝家之釐改　先朝實録實出於刊註正謬有萬不

獲已者而子則曾於始修此史之日已有初年起例之事而終爲黨人之所勾抹今當釐改之役尤宜殫竭心力毋爲辭避之圖云臣聞其言而是之遂力疾趍叅於摠裁官兩次開坐之日亦復與於年月分修之中矣朔吉之日乃諸僚始役之期而臣於昨日適有保 社原從磨勘事事亦重且急不得兼進於史局今日則下朝後早進而路見政院 啓辭有開政之 命轉詰 闕下政事纔畢又有口 傳之舉遷延荏苒午漏已過臣初擬更向史局纔出 闕門眩症大作如在舟車之上膠痰塞胸呼吸皆礙心神憒亂

不可名狀急投近家僅僅將息而今日史局之進已不可爲矣臣之此病臣自知之有些少精神而因數年耗費而盡矣有些少筋力而因數年奔走而竭矣榮衛兩傷內外俱痺乘虛偸隙百病交作要職煩務臣已自知其難堪矧此編摩汗牒之地矣豈如臣朽敗癃殘者所可因仍忝冒者乎近來銓曹兩政頻數兩僚俱不供職以臣之抱難妥之情有垂死之疾而猶自奔鶩不敢求休者正以京察在前大政不遠而政過之後便是微臣解職之期則臣不欲先期瀆擾反致吉事故也至於史局之任則臣竊自思量萬無

强此疾了此事之望玆敢悉暴危懇以冀憐察伏乞
聖明俯鑒微衷將臣實録攷修廳堂上之任先 賜
遞攺以重史事以幸臣身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再劄

伏以臣稟賦虛脃素多疾病而加以七八年來連處
劇地鞅掌勞碌日復一日外疲肢體內傷神心忌常
瞀憒而若墮煙霧時或熏熱則如近煨爐而前冬痰
火之症又爲一大𢹂落之層級臣今雖牽縛於曹務
輒復强疾作氣出入公衙而每當遇事區畫聽斷之
際或忘前而失後或指東而言西語笑未了引睡齁

然其不爲堂吏之所竊笑者幾希臣於前日劄中備
陳今臣之精神筋力決不敢復當史局之任者此也
而恍諕雖慕　命旨遽然再瀝危衷爲計且久而生
平所習不過文墨一技到今凋耗已作襪綫構營屢
日始上此章此亦微臣之不宜復當史事之一明驗
也伏願　聖明俯賜照察察史任之至重不可以久
曠而念臣所辭亦出於萬分危迫而非有便身之圖
亟　許遞改移授他人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祝
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固辭至此實錄堂上之任

今姑勉副以安卿心焉

辭職劄

伏以自臣之任銓事經大政者已再矣三受 恩暇一奉 溫諭控籲雖煩 天聽彌高犬馬微忱未蒙矜察仰惟 聖心旣念臣多歷勤苦又謂臣尚堪任使 許之以由暇者卽憐臣之勞而使之休者也不許改其職任者卽少休臣而又將復用之也此眞天地父母之所曲爲臣而慈之者也今臣何人受恩如此赴蹈湯火所不暇辭則鞅掌竭蹶固臣之分也厭勞思休亦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而惟是天官之

任實非瑣瑣如臣所宜久冒表率諸曹豈臣所堪摠統百度豈臣所能一二遷除之拔簿循格猶或可爲而至於銓衡九流品藻淸濁亦豈臣之所堪專者哉因仍不出非本志也區區血懇非非飾讓也惟願乇

聖明俯賜矜憐將臣所帶銓職　許卽解免俾安愚分以終始生成之　恩眷臣不勝兢惶懇祝之至

吏曹判書辭免疏

伏以臣於病伏昏昏中伏蒙邸報有右議政所　啓

春間　榻前以祛私意禁奔競之意嚴飭下　敎乇於在座諸臣起以拜受厥後至今未見有奉行之事

如守令好窠有闕則聞有某某人欲爲之說俄見政
事則其人果擬其望可見奔競之習猶夫前等語臣
看來心神悚讋繼以皇汗發背不知所以自措也夫
私意之害國誤人蓋已久矣從前在銓職者其得免
此一字之譏者臣亦未見其人矣雖以臣之素庸暗
無伉慨志節者固亦嘗操政目而論政地指刺人牽
連蹊逕而平時所期則又未嘗不在於割私盡公以
報 國恩矣及今忝叨長銓仍循舊套徒笑淖出之
舊轍而不自知其已有許多泥汙乃至於露體塗足
則臣誠羞媿欲死擢髮難而恐不足以贖此罪也臣

又竊念大臣之所特論於　廈氈之上者必其事非
泛然無指也爲今銓官者旣將以此受罪則今之奔
競冒進而爲守卑者亦安可使之因循盤礴終有其
善地好窠而不爲之劾發乎此則唯在　聖明申敎
有司盡將春後除拜者列其臧否考其躁靜一一查
以摘之旣得罪人之後又復次第治臣崇用奔競之
罪則是臣之受罪其有補於綜核之政則大矣其榮
於苟且掩覆幸免於譴何者則又萬萬矣第臣之所
自恨者處此　寵祿眛於止足貪戀眷顧不早引退
又恨藻鏡全昏防範不峻而冒居於進退人物之地

爲人指議爲 聖朝耻辱以重負宿昔之素心也伏
願 聖明亟將臣上所陳懇事件幷郞 聽許一以
少肅頹綱一以遠斥罪臣以爲日後掌銓不斷私意
務長躁競者之戒不勝幸甚

論文廟從享劄

伏以臣於近日因宋朝三賢及 本朝兩臣從祀文
廟事竊欲有所禀裁於 淸燕之間者而偶爾遷就
未及陳達今則病積罪重造朝無日玆敢略載劄記
以備 睿覽伏願 聖明留神財幸焉 本朝兩臣
從祀之請盖自 仁祖乙亥始而至 先朝戊申年

問館學復有宋朝三賢並配之議時有與臣相識者自泮宮出來言臣此事仍問臣意見如何臣應之曰處 本朝之賢關尊 本朝之儒先闡明功德陞享廟廡固 本朝章甫之責也至於中國儒賢之未及進配於 中朝之太學者則雖其言行道德皆我所悉至於簡擇尊享非我當擅節目之間亦必有難便者侯伯之贈非帝則僭不侯不伯又不類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此無乃或近於議禮制度耶其時臣言之如此者非以三賢爲不當配也只疑其節目之有不便而已今因八路同聲多士申請 兪

命已下陞配且有日矣諸夏無君我爲東周不但尊
奉我　朝儒賢而已雖以豫章延平　中朝祀典之
所未遑者而皆將舉而祀之則漢晉之間解詁章句
之儒初不當配而今已爲　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
可不趁此時一釐而正之乎今以　大明會典明史
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
又至於十三人而我　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
十三人之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亦不可盡黜而如荀
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古之
稱況者必並稱曰荀揚而揚雄既已見黜於楊砥之

一言則況安可獨留乎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
固後爲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
莊與何晏倡淸談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肅
仕於曹魏爵至徹侯而以女適司馬昭又爲司馬師
畫策討文欽毋丘儉可罷也杜預爲司馬炎謀主守
襄陽行饋遺且盡殺江陵人爲臣則不純以將則不
義可罷也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討風角等書
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可罷也至於
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棖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
人而今者以棖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岀一則可去

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咚者則此即
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朝者此又可去也盖此
刪黜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益著於程敏政之疏而
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日我 國則初未知
有此至我 宣祖朝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始
聞而韙之東還之日即上封事請從 中朝之制其
後故相臣李廷龜爲禮曹判書適當五賢從祀之禮
又請釐改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攘未克聽施廷
龜尋亦罷免識者恨之夫進退群言斟酌美備舉前
日未遑之事完一代莫大之典者亦安知其不有待

於今日乎義旣近於從周則輕罷之議非所憂也事且關於正名則濫躋之譏亦將從而息矣伏願 聖明將臣所陳試下之禮官廣加詢議而處之焉謦愚貢僭不勝惶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莫重 廟享有不當配而濫躋者或以一人而分祀東西則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取後世之刺乎趂此五賢升配之禮一遵明制釐改之舉似不可已也當令該曹廣詢于大臣儒臣而稟處焉

辭職疏

伏以臣於日昨妄陳一疏疲軟之質既當譴訶拙樸之辭且欠微婉慚悔之餘尤切悚惕繼伏覩右相兩度劄本其所峻責者又在於 國體之壞損語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噫此誠臣之罪也罪既自我一猶難赦前後章犯轉益層多疏後呈單本出萬不獲已而三度 恩由有循常格 高天下覆百物皆覩而其於微臣情勢尚有所遺照耶然此則在臣猶若介身外之事顧臣虛損之疾日月增加肚腹轉脹脛脚轉疼危惡種種關係軀命而加以昨歲肺火之症兆端更見作輕作重發作如期當寒漸劇至春乃解者

是慣經之已事則此時此職其何可因仍冒沒而不知畋乎疾痛之呼聲不暇擇肝膈之言辭不在多伏乞 聖明亟垂哀憐將臣所帶銓務決 賜解免庶得以屛閑將攝以覓生路而他日瘥可復起爲人則即臣所以報 天地鴻渥之期臣無任迫切懇祝之至

左贊成辭免劄

伏以臣之淺劣無狀冒居銓地顚僨屬耳方且蹤踖屛退以圖乞身於祠觀之間而乃者 誤恩荐降始除以宗伯宗伯之辭未准上請而又復移陞於左棘

之列臣於此駭惶恂慄尤不知所以自措也今臣此
職卽周官所謂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而漢表稱以
孤卿唐制謂之次相蓋自前代以來莫不愼簡於斯
雖有德業多不得眞除縱稱勳勩亦未嘗序進焉則
夫以臣之庸資蔑識標望甚淺其何可恬然偃然而
當此位耶噫與過其宜國之過也取非其分身之災
也臣之非分之取固已多矣今不敢復取不敢當之
重秩以重貽 國家之耻辱玆將肝膈之懇更瀆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特賜睿察將臣新授政府贊
成之任卽 許解免以重官方以安私分臣無任惶

悚祈祝俟 命之至

兵曹判書辭免劄

伏以臣於前日曾亦受此重任苟容側迹耐過時月低徊黽勉倏已六歲幸而賴我 聖明憐臣積勞憫臣多疾輒 許解免仍改他職而銓宰宗伯次第鐫遞盟府優閑祿養又足則臣亦將庶幾卒歲優游保此殘喘以蹈舞於 天地渥惠之中矣不料今者乃有新 命使此疲病殘喘再試於已試不效之地臣竊此惕然憂懣茫然失圖益不知所以處此身也臣之癃病復經前日之死疾沉淹痼癖餘症尚多晝雖

行動夜輒譫瘖精神旣多迷罔而筋力亦復殫悴則自念此身已非前日之人矣且臣伏聞本曹之事旋弊百生前已不堪收拾而自行禑祿族隣查減耆布之令軍額日縮而歲捧亦減此歲不足已至二萬六千明歲之數又將加之云弱伍雖存成壯難期卞隊已缺嵬補無策雖有充棟之尺籍大抵皆是虛簿則只此經費、事已與前日大相不同此非如臣駑下不才所得了當而可以無罪者也臣自聞此　命以來憂念轉切晝而惓惓夜則失寐百爾思惟卒無善計臣今若迫於　嚴命昧於善息强病再出則不但

臣之弓撥矢鈞爲知射者之所笑竊恐 國家亦有失於補弊通變之政也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將臣新兼司馬之任亟先遞改廻授可堪之人以重 國事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素多痰熱兼有上氣之症火逆則爲眩血彂則爲衄曾於丙辰之冬猝然鼻血大出半日始止幾死僅甦此後則若見點紅心自先怯而昨今兩年幸無此患矣昨朝早詣備局之坐微覺火候上升歸家纔釋朝衣而鼻血果又出多至數鍾盎冷喫藥幸復

止息而膈間逆上之氣則尚爾撐拒不下不但食飲不便俯仰俱難此病實關死生非偶然感傷之比勢將大費調理而今則適值客使入京之日 郊迎與否尚未得定奪倘有不獲已動 駕之擧則以臣此疾將必有顚仆於傘扇之間致駭瞻視之患尤爲惶憫不知所出伏乞 聖慈亟賜憐察將臣所帶本職先 許遞改俾得將息病喘以圖生全公私幸甚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

乞暇掃墳劄 十一月

伏以臣蒙 恩受暇今將往省先臣丘墓迷息不肖

幸叅小科父子同行不但梓里生耀 其爲幽明感祝當復如何抑臣有情事切至不得不冒死而陳者自臣祖父文貞公臣埥至臣六代祖大司成臣湜五世墳塋俱在楊州東面距臣今徃楊根地不滿三十里歸路所經自當歷入展掃而臣祖没後大司成已祧之主移在後孫長房之居抱川者抱距楊州又八十餘里路雖稍遠行一日則日常有餘此不過迂回二息程而已臣仍竊記壬寅之春臣初擬科目先臣職在亞銓陳情請由而時先臣謂臣曰今行若不徃抱川省謁祖廟則後日之來不可必也遂率臣偕徃到

今屆指倏已二十年矣今臣之行事適相類情倍難抑茲忘僭猥敢此陳暴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特垂憐察　許臣便道往來以伸至悃臣不勝惶恐祈祝俟　命之至

辭職劄 壬戌

伏以臣於頃者重傷於江上練旗之役新感未解舊恙復作晝則困於咯痰夜亦瘀於失寐輾轉沉淹病益危苦而三度請急之單只　許調息之由暇憂遑悶蹙罔知攸處且伏聞北使狎至渡江未遠而吏曹以臣差都監館伴之任云此則尤非床蓐沉綿之餘

所得强勉而承事者也伏乞 聖明察臣病勢甚重亟先將臣兼帶本兵及館伴等任並 許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且臣伏見大司憲李選引避之辭極論前牧使李元龜事其言刺劾至骨其所謂 筵席之上有以盛稱其寃洗滌其罪云者實是指臣身而發者臣於此益不勝瞿然嗟嘆之至臣少日勝冠即與選同處一家之閒言議臭味顧何嘗不同而獨於此元龜之事誠有所不能相合者選則疑元龜之媢悅形勢而臣則以爲無失身之事選則怒元龜之旣罪還用而臣則以爲有才而無罪蓋往者權奸之擅

國也其所進擢皆黨羽也其所布列皆親戚也而乃
於其間又復驟拔元龜一人至欲擬以藩臬爲許秩
對舉之地者此非眞愛元龜之才而然也以元龜之
父嘗受重彈於巳庚之間意元龜常有憾怨於舊人
而爲一時之若德而已到此實元龜之不幸也到今
朝著巳靖激揚方始而絕愆糾慝之事又獨先及於
元龜必欲毆之於邪枉之徒置之以削廢之科者此
又非眞得元龜染汚之跡而然也以元龜旣被交薦
於曩日之人謂元龜必嘗附麗於權要累攻而不止
者此又元龜之主寃也噫使元龜之事果有如人之

所言者則彼一二大臣數三重宰亦必有所聞知而顯斥之不暇豈肯因臣當日之一言同辭共奏力爲伸解於　絓纆之下哉今選則徒以疑似之地遂信謗讒救解之舉轉生嗔恚其所慨然嘖薄於滿幅之辭者皆是臆逆揣測揑成一公案而從而繫之曰雖使元龜自解恐無說也噫仁人長者之說豈如是耶且選避辭有曰討罪論人之際率不免有親疎取舍之譏公議所以不伸物情所以難平夫討罪論人

國家之大事也爲人臣子而爲　國家當討罪論人之事者如有牽繫親私當罪而不罪則其罪固已重

矣苟因 國家有所徵討而或藉其宿怨或挾其私
忿以力擠無罪者於有罪之地則此亦無乃於其疎
者太疎蔑者太薄尤無足以平物情而伸公議似此
矯激之論殆非 國家之福也且臣之前參銓地其
所仰請拔之疑謗試之州邑者又不但元龜一人而
已前宜寧縣監趙昌漢曾在丙辰年間以事下獄幾
被重辟而臣則嘗於 寧陵殯殿之役一識其爲人
奉職甚勤接民甚厚又能曉解事理才幹絕人常欲
一試之巨邑矣適當宜寧有窠而因其水土傷人衆
皆謀避特起昌漢於久廢之中力勸赴任而曾未數

朔臺彈竟發詬罵蹈藉無復餘地昌漢狼狽尽不足
言而宜人近十數年間始得一良倅而旋復失去者
誠足歎也今因元龜之再被重論乃敢附陳昌漢之
事以自首誤薦有罪之罪不止一事而已伏願 聖
明另賜睿察亟准臣上請而仍治臣罪以謝人言以
平物情以伸公議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之舊疾入春轉加乍歇還劇蘇減無期前後
請免之章唯以臚列病狀[illegible]事危情苦辭屢瀆 宸
聽惶懼隕越亦已甚矣加以不幸遭値李元龜之事

元龜之無罪獲罪實可矜憫雖不得不一言相救而
臣與諫臣既是一家之間語有廉劌則恐傷於情義
辭或儱侗則又無以開釋冤屈稱停緩亟聊以暴其
實狀而已卽伏聞諫臣辭疏中更擧臣疏有所指摘
而至自引其家尊爲言臣於前疏既無片言半辭及
於先舅時事則其疏之所云云者何耶且臣前見亦
避辭乃有唾面待乾等語夫唾了者妄也待其乾者
量也苟能以是自勉則其所以寬綽厥心者爲如何
而今不免爲孟浪無據之物議所激撓至此者抑又
何耶初不閉戶於鄉隣轉成鬩墻於兄弟詩曰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三復斯言殊可愧歎今臣難醫之病既如上所陳情勢悶蹙又復如許決無驅策疲薾抗顏陳力之望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將臣本兼諸務盡行解免俾無瘝闕官事且得粗安義分臣不勝萬幸

辭職疏

伏以臣晩伏聞今增廣文科初試一所入格二等第六人在洪致祥者於所製策問篇終臚列臣罪狀至數百餘言其所譸張捭闔於尺幅之間有不敢盡溷於 臨聽之下者不一則曰貪天之功以爲巳功一

則曰驕恣日積肆爲不法一則曰手握重兵廣植朋黨尙不知奉身而退其終則乃曰齊有田文而不知有王秦有穰侯而不知有王者不幸近之臣覽之至此不覺毛髮灑淅骨體俱靑爲人臣子而受此惡名其何以一刻自容於覆載之間哉噫臣誠何功可以堪此勳名臣亦何能可以當此重權而憑依　日月之際叨竊　生成之寵則貪天之斥固其宜也始遞中兵而旋又還任久掌御營而今更移帶握兵之譏亦其所也第未知其所指以驕肆者果何事謂爲朋黨者且果何人而持踈逖之胃處危險之俗洪涊譸

滯尚未能早自決退則此又臣之竊祿食息私自憂
嘆唯恐蹈危受禍卒不免爲高人之所笑者而致祥
之言雖甚醜繆固亦臣他山之石也惟其秦齊魏田
之譎意指叵測專欲構臣以專國擬臣以不道以陷
臣於赤族之誅者也此豈致祥一人之所自辦一日
之所經營而爲之者哉況致祥者卽駙馬得箕之子
也都尉雖亡貴主無恙而此亦曾是 東朝置滕之
人其於 王室可謂密戚而今其爲言乃至於此此
非特爲草野倨慢而已豈不尤惑人之聽聞也耶書
之場屋無異於公朝納之有司有類乎疏章掌試者

雖不以置之上列以備 睿覽而臣又何敢幸 天
鑒之未周而遂自掩蔽以冀逭於刑章乎伏乞 聖
明亟賜照察將臣職名並卽遞免仍 命有司定臣
罪名施臣誅責以肅 朝綱以答人言不勝幸甚臣
無任惶怖震越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疏中所陳覽之未半不覺痛惋
豈料人心世道之偷薄一至於此哉莫重墁屋乃敢
聽人指嗾以悖亂罔測之說隱然揷入揑搆元勳挨
以王法當繩重律而狐鼠之輩不足深治故令姑置
之以靖朝著焉卿之所遭罔非媢嫉之輩百端搆誣

必欲不安去位之意寧不痛心耶卿若一向引入連章固辭則適足以中其奸謫之計須念國事之爲重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辭職劄

伏以臣於頃者酷被洪致祥之誣辱其在臣自處之道豈不欲削迹斂遠以避讒謗亦豈不知顧惜身名而爲保完晚節之圖乎第以每念時事艱虞尙多繼承 明旨勤懇彌切棄擲遁逃義有所不敢而且方受 命有變通軍制之事此又 國家一大舉措也別單雖已 啓下大臣之會議未易行與不行尙未

決定臣於此惜其事之未了擬欲遲待數月從容辭罷庶幾無大傷於進退之義矣昨伏聞正言李三錫辭疏中又復斥擧臣名抑揚多端云此人之事臣固知之稔矣本來頭面雖未知幾番改換而目今見處之任既是諫官疏中剛切之言便、彈章則蓋與致祥未及上徹之科製大有不同者而其中角巾歸第手釋朝權等語雖謂臣之頂門一鍼可也臣之當退不退遷延數月之計益可見其迂遲無决而今不可更有所待矣況此　親臨觀武之期只隔四日此事專在本兵主張則臣又何敢冒沒强顔以管理諸務

令該道並取癸卯以前積年雜色欠額悉行蠲免只將於見年正額責ノ盡完以一施曠蕩之 恩而自今以往苟遇凶歲有可減則減之不可減則不減毋苟爲退捧之令以爲民害則今日救民之道寧復有大於此者乎昔在皇明萬曆初年輔臣張居正當國以爲與其朘剝以資奸貪孰若盡蠲舊逋以利窮民令行而天下大悅臣每觀此事以爲居正不過一時之才相而其規模廣大能識先務者乃至於此宜乎做十五年之治平 已今 聖上若以 神宗已行之政施之於民以居正識務之道責之於輔相則今日

吾國吾民亦豈無粗安之效乎頃者諫臣陳疏請取
京衙門所儲銀布以代一歲之布役此其言亦美而
然終不可施者何也今　朝廷方欲取窮民口吻之
餘以充積逋又豈肯捐京府腹心之藏以濟貧民乎
雖然臣於七八秋忝在兵郎適掌軍布得以知京府腹
心之藏亦頗有尾閭之泄矣淑敬公主房之營造也
土功木役至三年乃畢臣竊筭其工匠募役之價多乇
於二百十四同零以金而折之蓋不下七八千兩而
若復以度支之糧料　內司之所費而計之則必至
於滿萬而有餘矣噫噫可謂多矣苟能以一宮營作

溫臣誠惶隕感激罔知攸措夫臣之七年兵柄可謂
耐權之甚者而加以訓御之迭掌惠賑之兼管罔寺
廐牧之任體府屯監之所衆務叢脞俱萃於一身而
事是一官官是有司此但爲筋骨之勞耳目之役而
已至若輔相經邦之職卽一國安危之所係四方儀
刑之所存而百度資焉百責歸焉者是豈如臣粗淺
末學昏儒不才戚畹勳封長爲世所指目而徒以班
資比近乃敢遽然而當之者哉噫假使長途驅策之
人背有千勻之擔一朝而得以卸焉則庶或可以獲
免於顚仆溝壑而不知太山之重復來壓於蚊虻之

上糜身虀骨寧有幸耶臣年未五十而頭鬢盡白兩目眵昏晡後則不辨物腰重脚軟十步九喘雖無朝夕呻喟之症猶難莅職況自前春以來痰火頓盛達夜弩目欲寐不寐晝則對客齁齁語未終而已睡似此疲癃之狀亦何敢冒昧側跡於政事之堂哉伏願
聖明特垂睿察將臣新授職資盡行鐫改以慎 邦
政以重 國體公義私分千萬俱幸臣無任惶悚祈
懇之至

三䟽

伏以昨朝史官賫傳 聖批責臣以毋恝 國事諭

臣以安心速出 辭旨肅溫勉勵備至微臣惶懼之
忱悶蹙之情至此而又加一倍矣臣於前後二疏之
所陳懇悉只是宜退逾進世議之可畏未老先衰身
疾之難强而已誠不敢以庸駑之質樸遬之資有所
比量絜度於扶顚救時之用而重爲有識之疵點也
然以今日之天災言之則三夏已迫八路同旱朝凄
晝杲土毛盡枯臣其將何術而以慰霖雨之祝乎
以今日之民生言之則春各牟既失夏畦已空流離顚
載顚壑不遠臣其將何策而可以副乳哺之望乎廷
紳雖無爭釁之可指而寅協之風已絶 朝政非有

施設之可言而棼錯之端日甚則臣亦有何才力而
可以調此辛甘之間鎭此撼撞之餘終使庶事底績
而百爲咸理乎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此
言大臣非其人則僨任而敗其事猶鼎之折足也解之
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非人而竊盛位則啓釁
而招盜猶解之致寇也以鼎而言則君之任大臣必
求其人而當以折足爲戒以解而言則臣之任國事
必先量其才分以致寇爲患不然則君失臣臣失職
胥溺而莫可救此豈但臣一人一身之所獨自虞而
已也哉 聖鑑昭回無微不燭亦豈不知微臣之疎

懶類蒙必不合於具瞻之地也哉玆敢不避煩猥更瀝肝血塵瀆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將臣新除議政職名并 賜鐫改掄授可堪之人俾擔一世之責臣無任惶隕悸恐祈祝俟 命之至

辭職劄

伏以日者伏聞吏曹正郎林泳有應 旨萬言之疏其中所論見今大臣不職之狀甚備云其疏雖留中不下臣未得親目覩之而如臣之庸陋無似亦得以備數於台鼎之末萎脞歇後一無猷爲天怒民怨亦罔警畏如遇災引罪之章特一相府之故事而尚

且澱嘿濡忍未卽爲之則言者自淺之誚又烏得以
免耶况臣情勢之悶切本亦有與他人不同者戚里
之斥有同世累勳名之逼轉成罪案從前刳瀝肝血
屢瀆　尊嚴者惟在於歛跡一退而不惟未蒙　俞
允今又妄躋於崇高之地則妨誤愈多釁咎益積顚
墜之患指日可俟此臣之所日夜媿恨而自傷者也
且臣於十六日箭郊給馬之役亦傷於風寒旋又添
劇於再昨賓廳夜罷之坐頭痛寒縮渾身如束將攝
兩日亦無變動此必是大病將發之兆則前頭備局
鞫廳之坐亦無進詣末席之望矣玆不得不將此情

病更暴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察臣至懇憐臣苦情亟先解臣本職以便公私臣不勝千萬祈祝之至

乞暇省掃例

伏以自前 朝家於奉使異域之臣例給展掃之暇此誠曲 軫下情之美意也今臣出疆之期只隔四十箇日子逡巡之頃若過旬望則前頭餘隙實爲無多玆敢仰暴微悃冀於今月望後受由下往省視先臣墓地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且循舊例 特允所請臣無任兢惶俟 命之至

廟禮獻議劄 癸丑

伏以前日朝堂有 太廟追謚當否會議之舉臣於病伏之中再被 嚴召而俱以寒疾苦劇未得趍命亦不敢以儱侗不分曉之語有所陳瀆於論議已定之後矣今者臣適受暇在外得見府吏所示臣舉行文字於途次則其中乃有待臣入來後一時問議之 命臣奉讀以來不勝惶怖震悚卽擬馳入以承詢旨而數日江舍又爲風雨所傷宿病增劇加以氣痰流注手脚顫痳艱於轉側一兩日之間有難起身玆敢略綴膚淺之見錄進下方而一二事欲陳而未

及陳者亦付于其左帷在 聖明詳思熟講而處之
臣之病勢旣如右所陳而此實添得於萬里行役之
餘者肥人多濕顯有風漸藥餌將攝必將多費時日
雖於間歇之隙得以載還京居而門軸廊 廟實非
臣庸駑疲瘵之所宜久據伏願 聖明俯賜憐憫解
臣職名歸臣閑局以終始 天地生成之恩臣不勝
大願臣無任激切祈祝之至
太祖世室加上 尊謚之擧旣已再次詢議而定之
矣致仕臣宋時烈前後劄論本出於尊周扶義有感
乎今日之時勢而今此朴世采 筵席所陳之言又

慮其致隆之際反乖於詳愼提起威化一事亦恐有失於微顯前後之分則此其說宜若不可棄者前代開創之君如漢高帝功烈最盛其爲義帝發喪縞素興師者豈不樹萬世君臣之大綱而其時臣子之追稱功烈者只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 太祖之廟廟制一定雖未嘗擧某事稱某謚而如發喪等事固已包括於褒揚頌美之中矣今我上八字之謚實是我 太宗與一時諸臣定議以盡致隆歸美之義者其於 太祖功德亦已無所不包恐不當更有所加於 太宗朝所上之謚也況今

宗廟樂詩中如順應寵綏二章俱載回旗之烈以侑
歌於獻饗之際而龍飛御天詞第九第十第十一三
章又皆專詠此事此正可與周頌詩篇及文王生民
之用之於祀享籩胙之禮者匹休而並美今雖無加
上數字恐亦無所可憾者矣
臣竊伏聞 太室廟主皆不用粉面之制代於木版
上墨書漆畫而已自古傳言 廟主一題而不改不
用刮削之事云者蓋以此也而頃日有以 廟主改
題事 下詢之 命臣始不欲崖異於諸臣之論遂
以同議書進到今思之愧悔交集若無所容今者

太祖世宗又方有加謚之議若令此事果得舉行則
此與 定宗廟號時不同唯以玉冊進號更方祝板
添書而 廟主則仍舊題毋改實爲合當矣且 神
懿 元敬兩王后皆稱王太后者乃是高麗贈后之
舊制今若考諸麗史則必有可徵之文矣 元敬
逝於 世宗受禪之初其時草創經制未定故其仍
用麗制者如此以今論之誠爲不合於 本朝典禮
者[illegible]其後 列聖相承議制漸備享祀之典蓋多
追改然且不敢遽議於改題之事者豈不以神道尚
靜而至敬之地恐不無褻瀆之嫌而然耶此等節目

亦不可不十分敬愼究度而處之矣伏惟 睿裁

辭職劄 六月

伏以頃當審理之日自 上特下金益勳門黜放釋之 命而副提學趙持謙請 前論執益復臚列罪狀至援臣爲證臣於此不得不畧擧益勳之詗得逆壐兒謀時事有所陳達而臣仍念前日益勳之受人言語者豈皆其罪亦豈無可訟之寃而今若欲先白其某事某罪之爲寃則聽臣之言者必將以臣爲專護益勳雖復辭理明鑿渙然可釋而終必聽瑩而不省前日臺奏之論劾益勳者豈皆稱停情罪亦豈無

輾轉乖激而今若欲先論其其語其事之爲非情則聽臣之言者亦必以臣爲務攻臺議雖復閧閧至公無一毫私心之參錯錯愈必磯激而不止故臣於歷陳委折之際論益勳則臣曰當初逆璽求索火藥等物於壽萬等而欲爲備給更採情節者又是壽萬等之本策則試令壽萬覔給諸物考初非益勳獨知之事壽萬之給之於逆璽出他之貽者又非益勳之所預料而然其物種纔置空家急書則遽爾上聞其於情節猶未盡鉤採且使徒黨亦多有網漏似此疎誤雖以爲罪益勳亦不敢辭也臣於前後臺啓中

亦爲拈出數語以爲如久奸宿慝族黨盤據云者此
旣非據事繩糾之比又不無盡擧族黨與爲讐怨之
漸而同朝協心以圖 國事者義不當如此此則又
今日時輩之失也臣之此言疎闊甚矣齟齬多矣夫
豈不知務競之心難平爭狠之氣不降徒歸於汝汝
而已而然臣之意則誠以今之論議棼錯已極今之
朝廷震撼亦大而臣旣未可以遽然解紛而鎭之則
亦不欲由臣而更攪擾一場更激動一層以重誤
殿下之國事也日昨權持 啓辭之中乃反擧 筵
臣大臣而爲言其所謂 筵臣者固待謙也其所謂

大臣者則即指左相及臣云臣已不勝其惶歎矣今
又伏見憲府並發之 啓則其所爭論與持一款而
用意至深下語尤刻臣雖極駑劣無甚志節而亦不
願與此等論議共相參涉以驅人於不測之地也臣
初欲待得數日入侍 筵席略陳危苦之情而昨行
禱雨於 太廟旣未得雨只添感火疾且因亢旱日
甚時事日乖輾轉憂懣不覺舊患之大作達夜頭痛
渾身戰汗不得進與於備局之坐玆敢略記文字以
暴微悃伏乞 聖明亟賜睿察諒臣情勢之悶苦憐
臣病狀之危切亟遞臣議政之任俾臣得以不與世

議無妨賢路退身丘園以安愚分不勝祈祝俟 命

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憶亢旱孔慘民事罔極朝論橫潰國事日非此何等時此何等爻象耶中夜憂歎食息靡安也至於當初兩司之臚列金益勳罪狀者罔非人臣之極罪日昨憲府還收之啓尤爲深刻惟以自是好勝爲務無一毫稱停和平之意良可痛心而今玆彌月恒暘亦未必不由於乖氣致異也當此之時以卿勳庸德望不念調劑之道遽尋祈免之章是豈平日所望於卿者乎須體至意安心勿辭益竭忠

貞弦濟時艱

再劄

伏以臣頃者上劄爲陳金益勳事此實不得已也今之居臺閣者皆曰益勳有罪臣於益勳亦曰此固有罪其謂之罪者事若相同而然其所以爲罪者自各不同事有虛實罪有輕重人之所見有萬不同則何可苟然而强同耶況此憲府追發一論措語轉深用意至刻前頭層節似若有不止於此者而乃欲援臣言語爲渠證左臣雖疲軟何可但畏時輩之負刱凌鑠靡然而同其論耶且臣嘗聞之古語雖殺老畜莫

之敢尸昨覲朴泰遜疏辭矣然爲起頭之語者言令
人怵惕生怕其意所在盖可知矣臣與益勳曾亦有
與共憂患之分則又何可晏然恬然爲尸於此等論
議耶前劄中所謂不願共相參涉云者卽臣之所不
得已也今者沈極等忿然發怒於臣劄謂臣不辨益
勳於 榻前而退有後言譙責至甚臣於益勳之事
固非樂爲之辨者如無張大增益必擠罟弃之舉則
其間一二細故薄物亦非臣之所當卞者也第今
朝著之間可否之義日乖詆讕之風日長陳疏獻
啓呪罵相加則其體貌綱紀之所餘存者盖無幾矣

而乃者 嚴旨責罰又太震疊似此處分反恐有傷
於 大聖人納汚藏疾之弘度微臣踈慮又何可盡
言耶臣初欲抗顔力疾趍詣 講筵之下以更暴微
悃適以見差 太廟獻官徃受誓戒之故半夜政府
再傷風露前患益苦末由運身玆將劄記略申區區
伏願 聖明特賜俯察亟將近所責罰一一官員牽
復原秩且將臣本職遞改俾臣得以退處閑地斂遠
危塗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年少輩好勝深刻之失何足介
懷至於泰遜等所坐實非一時論議過激之比則遞

罷之討亦云末減宜何收敍之理寸卿其安心勿辭
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五